

中国武侠小说名著精编

七劍十三俠



天津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徐鸣皋拜师海鸥子	1
第 二 回	李文孝大闹宜春院	6
第 三 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11
第 四 回	神箭手下山寻盟弟	17
第 五 回	一枝梅徐府杀头陀	22
第 六 回	飞云子风鉴识英雄	29
第 七 回	徐鸣皋玄都观打擂	35
第 八 回	众义士夜战铁棱关	42
第 九 回	赛元庆误落李家店	50
第 十 回	徐鸣皋一上金山寺	58
第 十 一 回	众英雄一同陷地穴	64
第 十 二 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71
第 十 三 回	狄洪道途中遇妖人	78
第 十 四 回	草上飞巧遇狄洪道	85
第 十 五 回	王守仁罹祸投钱塘	93
第 十 六 回	红衣婢单身入地穴	98
第 十 七 回	众英雄大破金山寺	107
第 十 八 回	太平县众弟兄失散	113
第 十 九 回	徐鸣皋力斩五虎将	120

第二十回	朱宸濠献美人巧计	127
第二十一回	杨小舫穷途逢义友	132
第二十二回	包行恭遵师命下山	140
第二十三回	南昌府众英雄聚首	148
第二十四回	徐鸣皋元宵节遇妖	153
第二十五回	众义士大闹勾栏院	161
第二十六回	军师府铁昂求计谋	170
第二十七回	邝天庆力擒三勇士	179
第二十八回	徐鸣皋首探宁王府	184
第二十九回	三侠士大战邝天庆	193
第三十回	赵王庄御敌造奇炮	202
第三十一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计	211
第三十二回	霓裳子独救赵王庄	215
第三十三回	徐鸣皋二探宁王府	223
第三十四回	傀儡生超度脱凡胎	228
第三十五回	徐鸣皋三探宁王府	237
第三十六回	余半仙摆设迷魂阵	246
第三十七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阵	255
第三十八回	武英殿召见众英雄	262
第三十九回	挂帅印杨御史讨贼	269
第四十回	徐鸣皋伏兵土耳其墩	276
第四十一回	一枝梅计败吴方杰	284
第四十二回	仇游击暗地说前情	292
第四十三回	鹤寄生送药救湘帆	300

第四十四回	徐鸣皋枪挑王文龙	307
第四十五回	拒王师周昂设毒计	316
第四十六回	杨元帅误困兰州城	324
第四十七回	轻骑飞来叛王受缚	330
第四十八回	避近幸杨丞相归田	338
第四十九回	宸濠造反奉旨征讨	343
第五十回	设妙策一枝梅奋勇	350
第五十一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357
第五十二回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	366
第五十三回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	373
第五十四回	仗邪术二次败官军	378
第五十五回	反风灭火败走妖人	386
第五十六回	傀儡生遗法代官兵	392
第五十七回	众官军黑夜劫贼寨	400
第五十八回	刘养正议取金陵城	408
第五十九回	一枝梅诱敌围贼兵	414
第六十回	用火攻官军大溃败	423
第六十一回	海鸥子演说非幻阵	430
第六十二回	玄贞子遣盗招凉珠	436
第六十三回	焦大鹏设计盗宝珠	442
第六十四回	一尘子劝秀英归诚	450
第六十五回	比剑术玄贞子对敌	458
第六十六回	徐鸣皋救出亡门阵	466
第六十七回	知恋新恩秀英盗扇	473

第六十八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阵	480
第六十九回	王凤姑力斩非幻道	488
第七十回	宸濠议救安庆南康	497
第七十一回	余秀英智赚王元帅	506
第七十二回	逞绝技女将破离宫	514
第七十三回	朱宸濠逼走盘螺谷	521
第七十四回	李自然计献联舟阵	528
第七十五回	焦大鹏行官救圣驾	534
第七十六回	施用奇谋官军纵火	541
第七十七回	洪广武设计绊奸王	549
第七十八回	激烈陈辞真心劝主	554
第七十九回	陷入网罗奸王就擒	560
第八十回	御驾班师功臣受赏	566

第一回 徐鸣皋拜师海鸥子

话说大明正德年间，江南扬州府有个富人，姓徐名鹤，字鸣皋，原系广东香山县人氏。父亲徐槐，生下八子。鸣皋最幼，人都叫他徐八爷。他家世代书香，至他父亲徐槐，弃儒学贾，到江南贸易，遂起家发业，发至百万家私，财丁两旺起来。鸣皋天资颖慧，生就豪杰胸襟。童年进了黉门，只是乡场不利，遂弃文习武，要想学那剑仙的本事，只是无师传授，也只得罢了。

到了二十多岁，生下二子。他父亲把家财分折，各立门户。他就在扬州东门外太平村，买田置地，建造住宅，共有一百余间。周围有护庄河，前后四座庄桥，墙堦高峻，屋宇轩昂。宅后又造一个花园，园中楼台、亭阁、假山、树木、花卉，各样俱全，只少一个荷花池。当时徐鸣皋见了池沼，心中不悦，遂命人开挖起来。那知开到一丈多深，只见下有石板。起开石板一看时，一排都是大髹，髹中雪霜也似的银子。鸣皋见了大喜，即唤家人扛抬进去，足有七八十髹，顿时变成了堆场首富。

徐鸣皋遂起了好客之心，要学那孟尝君的为人。那些寒士都去投奔他，无论文人武士，富贵贫贱，只要品行端方，性情相合，他便应酬结交。或遇无家可归的，就住在他宅上。后来来人多了，乃造起数十间房来，让他们居住。内中有几个最知己的，结为异性骨肉，终日聚在一处，谈论诗词歌赋，习演拳棒刀枪。因为好客，人送外号赛孟尝。

鸣皋为人作事，样样俱好，只是有一件，若对暴横不仁之辈，他就如冤家一般。后来那食客到三百余人，其中虽有文才武勇，及各样技艺之人，但皆平常之辈。只有一个山西人，姓藜，没有名字，别号海鸥子，身着道家装束，人都呼他藜道人。他曾在河南少林寺习学过十年拳棒。后来他弃家访道，云游四海，遇见了多少高人异士，所以本领越发大了。闻得扬州有个赛孟尝徐鸣皋，礼贤下士，结纳天下英雄豪杰，便来相访。鸣皋见他年纪四旬光景，眉清目秀，三绺长须，头戴扁折巾，身穿茧绸道袍，背上挂一口宝剑，手执拂尘，仙风道骨，似画上的吕纯阳。知他必有来历，心中大喜。随即留在书房，敬如上宾。特命小童徐寿服侍。闲来就与他饮酒谈心。知道他有超等武艺、无穷妙术，一心要他传授，所以如父母一般的待他。但每逢说起传授剑术，他便推三阻四的不肯。鸣皋是爽快人，见他推托，说过两回，就再也不提，只是依旧如此款待，毫无怨悔之心。

过了半载有余，海鸥子见鸣皋存心仁义，为人忠信，

便向鸣皋说道：“贫道蒙公子厚情，青眼相看，不觉半载有余。公子一向爱慕剑术，贫道未曾相传。如今贫道想去寻个道友，孤云野鹤，后会难期远近，故把些小术传与公子，不知公子心下如何？”鸣皋闻得肯传他剑术，心花齐放，即便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弟子徐鸣皋若承师父传授剑术，没齿不忘大德！”海鹞子慌忙扶起，道：

“公子何必如此！只是一件：贫道只可传授你拳棒刀枪与那飞行之术，若讲到‘剑术’二字，却是不能。并非贫道鄙吝，只因你是富贵中人，却非修仙学道之辈。那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炼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已非一二年不可。”鸣皋听了，将信将疑。

藜道人又道：“炼成了宝剑，然后学搓剑成丸之法，再学吞丸之法，方才剑术成功。此非武艺，实是修仙之一道。欲成仙道，须行一千三百善事。所以，或炼黄白之丹，点铁成金，将来济世；或炼剑丸之术，锄恶扶良，救人危急。但是为善不可出名，若出了名，就不算了。若说修仙之道，今公子名闻四海，反是坏处了。若公子要学仙道，只要把家财暗行善事，何必学剑术，去荒山中受那六七年苦楚？你不看自古以来的剑侠客仙，替人报怨，救人性命，皆不肯留名，又不肯受谢，他却贪着什么？”

鸣皋闻言，豁然省悟，便道：“承蒙师父指教，使弟子茅塞顿开。只求师父教我拳棒刀枪便了。”自此以后，

他二人认为师徒。那海鸥子把全身武艺传授与他，教他运学内功之法。日在花园耍拳弄棍，夜来在书房习练兵书战策。那鸣皋原系武艺精熟，秉性聪明，更兼一意专心，故此不上三个月，大略尽知。

这一日，海鸥子说道：“贤契，你的拳棒功夫，尽皆得着了门路；飞行诸术，亦略可去得。只须用心习练，自能成就。贫道即日便要动身，去寻访道友。只是你学成本事，凡事仔细，不可粗莽，伤人性命。况且世上高人甚多，不可自以为能，轻易出手。牢记我言为要！”鸣皋道：

“师父何故如此要紧？且再住几时，待弟子少尽孝敬之心，亦可多受教益。”海鸥子道：“贤契有所不知，我们道友七人，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次，再约后期，从此又各分散。到了约期之日，虽万里之遥，无有不到，从无失信。如今约期已到，故此贫道必须要去。只是这小童徐寿，伏侍我许久日子，待我携带他出去，也可教些本领。未知贤契心下如何？”鸣皋道：“极好，这是他有福。”随到里边，取出两套衣服，百两黄金，并一包零碎银子，一总打成一个衣包，命徐寿背了。亲自送了一程，约有十里之遥。海鸥子再三相辞。鸣皋只得拜了四拜，就此作别，看他二人向大路飘然而去。

天色已晚，徐鸣皋遂放开大步回转家中。一路思想：

“他在我家将近经年，只见他的拳棒，只可惜从未见他剑术的功夫。”及到了家中，走进书房，只见案上有一个纸包，包得方方的，分明是方才赠与海鸥子的十条金子。

“难道我忘却放在衣包内不成？”取在手中一看，上面写有两行字，是海鸥子的笔迹。上写道：“承蒙厚赐，衣服银两领收，黄金原璧。”便问众弟兄：“方才我师父几时来的？”众人齐声道：“不知。我们在此闲谈已久，并无一人到来。只是方才起了一阵怪风，把帘子都吹开。我们正在此谈论：外面门窗皆闭，此风从何而起？”鸣皋道：“这是一定的了。”大家赞叹了一番。

第二回

第二回 李文孝大闹宜春院

光阴如箭，不觉又是一年。那徐鸣皋习练拳棒，渐渐精熟，也能飞檐走壁，千人莫敌。那时正是暮春天气，日长无事，与两个结为兄弟的好友，一个姓罗名德，字季芳，是个新科武进士；一个姓江名花，字梦笔，是个博古通今的孝廉，三人同到城中游玩了一番，来到一座酒楼，是扬州有名的鹤阳楼。三人走上楼来，拣副沿窗座头坐下。酒保请点菜。鸣皋、罗江二人点过了。少顷酒保搬将上来，摆了一桌，无非上等佳肴，极品美酒。三人欢呼畅饮。罗季芳虽中了武进士，却是个呆子，生性粗莽，为人忠直；这江梦笔是个精细之人，温柔谨慎。三人性情各别，却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异姓手足，情比桃园。季芳最长，俱称他大哥，鸣皋第二，梦笔最小。

当时兄弟三人正吃得杯盘狼藉，有七八分酒意。忽听得楼下一片人声嘈杂，内有女子呼救命之声。季芳听得，放下杯箸，跑下楼去。鸣皋推开楼窗一望，见街上挤满了人，一时看不清楚。遂向梦笔道：“三弟，你且坐，待我

下去看来，恐怕这呆子闯事。”言毕，飞步下楼而去。

书中交待，这南门外李家庄上有一个李员外，名叫李廷梁。他的父亲在日，官为兵部尚书，平生别无过恶，只是欢喜银子，所以积下了百万家私；单生这一子。廷梁少年公子，并未出仕，因他家财豪富，所以都称他员外。虽个金银满库，米麦盈仓，只是美中不足，膝下无儿。到了四旬以外，偏房卢氏一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取名文忠，一个取名文孝。兄弟二人，相貌各异，性情个别，只是那存心不正，相去不远。文忠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武艺高强，广有谋略，外面温和，内里凶恶。他虽心中极恶，面上笑傲自若。扬州人与他起个绰号，叫做“玉面虎”。那文孝生得身长面黑，鼻大眉浓，两臂有千斤之力，性如烈火，专好使枪弄棒。文孝到了十七岁上，得了个武秀才，靠了父亲宠爱，奸淫妇女，横行无忌。人都怕他有财有势，亦与他起个混名，叫做“小霸王”。到了二十岁来，越发无法无天，强抢女子，打死人命，无所不为。

那一日，同了一个门客，叫做花省三出得门来，一路说说谈谈，不觉已进南关。文孝道：“老三，偌大一个扬州城，怎的绝少美貌姑娘？前日去过的几家，都是平常，今日到那里去游玩？”省三道：“大教场张妈家姑娘最多。近日听得来了两个苏州妓女，一个叫做白菜心，一个叫做赛西施，都是才貌双全。我们何不去见识见识？”二人遂向东而行。

不多一刻，早到了张妈家门首。文孝抬头看时，只见

上边写着“宜春院”，三个大字。四人丢鞭下马，走进院中。张妈出来迎接道：“花大爷这许久不踏贱地，想是怠慢了大爷。今日什么好风吹送到此？”省三道：“休得客套。这位李大爷闻得你家新来两个苏州姑娘，特来赏识。你可快叫他们出来相见。”张妈便叫小鬟去唤这两个妮子出来。

小鬟去了好半歇，方才出来，对张妈道：“伍大爷不放姑娘出来。”李文孝等了半歇，心内久已焦躁，听得不肯出来，不觉大怒。正待发作，张妈走上前来赔着笑脸，千不是万不是的赔罪，道：“大爷息怒。只因前天来了两个山东人，在此连住了几天。他们是远方人，不知李大爷到来，所以如此。请稍待片时，我去唤妮子出来赔罪便了。”花省三也说了几句好话。文孝只得将一股怒气，重新按捺下去。

张妈去了多时，只不见出来。文孝那里耐得住，顿时大闹起来，大骂：“大胆贱人！你敢瞧我老爷不起！那里来的野忘八，你敢到这里来装架子！”飞起脚来，把桌子踢翻，椅子推倒，室中什物，打得雪片也似。花省三晓得劝他不住，只得由他。

那里面的山东客人，姓伍名天豹，是九龙山的强盗。他山上有三个弟兄：为首的姓徐名庆，人都叫他神箭手，第二个就是伍天豹，绰号叫扑天雕，第三个叫做伍天熊，乃伍天豹嫡亲兄弟，江湖上叫他赛元庆。这三位英雄，在九龙山聚集了三五千喽兵，专劫来往客商。倒有一件好

处：邻近村庄，不去借粮打劫；有那小客人单身经过，吩咐喽罗不许动，所以官兵未去征剿过他。

这伍天豹闻得扬州城酒地花天，带了一个伴当，来到扬州，在这宜春院寻乐。看见了赛西施、白菜心，他便着迷起来，住在院中半月有余，费了好几百两银子。忽闻要唤他两个出去陪客，怎肯放他们出去？张妈蜜语甘言，再三恳求。正在两难之际，忽听得外面打架之声。只见众僮仆人等流水一般的奔将进来，道：“不好了！外面把厅堂上打得无一完全，如今要打进里边来也！”那伍天豹正在心中不悦，一闻此言，勃然大怒，扑的跳将出去。

李文孝正在打得兴头，忽见一个黄脸的长大汉子从里边抢将出来，知道是山东客了，便把手中椅子劈头打去。伍天豹将身闪过，一边顺手扯得一只紫檀桌子脚，二人就在堂中打将起来。一来一往，约有十余回合，伍天豹渐渐的抵敌不住。他的伴当上前来帮，两个打他一个。李文孝全不放在心上，取出七节软鞭，运动如风。二人皆着了重伤，情知敌不过他，只得抽个空，逃出门外去了。文孝也不去追赶，只向里边打去。

张妈慌了手足，便挽了赛西施、白菜心，一同跪在地下哀求，文孝方才住手。张妈连忙吩咐摆上酒席，千招赔万招赔的奉承。当日酒阑席散，那赛西施便伴了李文孝，白菜心与花省三陪宿。

一宵已过，到了来朝，李文孝同花省三到街上游玩。来到城隍庙门首，只见一个女子，从里边袅袅婷婷走出庙

前。他淡妆布服，罗裙底下，微露那三寸不到的金莲，真个广寒仙子临凡。文孝见了，魂灵儿飞在九霄云外去了，站在门旁瞪着眼睛对他呆看。花省三早已明白，便道：“二少爷，这个雌儿好么？”李文孝扭转头来道：“美貌的女子，也见得多了，从来未有他的标致。若得与他睡这一夜，我就明日死了，也是情愿的。只不知他家住那里？何等样人家妻子？”省三道：“他家就在庙后小弄内。名字叫做巧云。他的丈夫是个秀才，姓方名国才，家中极贫苦。门下与他相识，前日曾寄一个字条与我，托我举荐对门史家里的两个儿子，到他家去读书，现这字条还在我腰里。他有个哥，在这城隍庙里做香伙，谅来方才是去向他的哥哥借贷的。”文孝道：“老三，你可有什么计较，想一个出来。若得与他成就美事，便谢你五十两银子。”省三道：“这个容易。且回家中，包在我身上便了。”

二人回转家中。文孝道：“老三，你用什么计较？须要长久之计才好。”省三向身边摸出一张字条来，道：“少爷且莫性急，我有道理在此……”听罢省三之言，文孝大喜，道：“此计大妙！”

第三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花省三设下计谋，要害方国才，为李文孝谋夺其妻。文孝依计而行。俟来日天明，吩咐拣选二十个精壮家丁，备一乘小轿，便要起身。省三道：“且慢。那城中比不得乡下，若干这件事，须要审个万全，带几个教师去，以防不虞。”文孝道：“也说得是。”遂命唤四个教师一同随去。这四个教师，就是马忠、白胜、徐定标、曹文龙，都是轻装软扎，各带暗器。李文孝等人出得墙门，离李家庄向南门进发。

少顷，进得南关，径到城隍庙后街。省三吩咐众人在门外伺候，自己便去方家叩门。那国才听得，出来开了门，一看见是花省三同了他的东家到来，便道：“花兄，许久不会，今日难得光临。”省三道：“方兄，今日非为别事，只因你去年借李公子银款已久，本利全无，今公子亲自来取讨。”国才道：“花兄，你记错了。小弟从未向李公子借过分文，怎说什么银款？”李文孝喝道：“胡说！你既未借银子，这二百两借券，可是你亲笔写的？现

有花老三居中，你想图赖不成！”国才道：“不妨，有官长在彼，自有公论。你伪造假券，诬赖良民，还当了得！”说罢，向里就走，却被李文孝一把扯住。

正在交结不开，那巧云听得丈夫被人扭打，慌忙走将出来。省三见了，对那四个教师把嘴一努，马、白、徐、曹一齐上前，便把巧云如鹞鹰捉小鸡一般，提将出来，放在轿内。众家丁抬起轿子，拥着便走。李文孝把国才放了一跤跌倒在地，骂道：“你赖我银子，且把你妻子做押当！你只拿二百两银子来赎去便了。”说罢，与花省三一同上马，追着轿子去了。方国才气得自定口呆，从地上爬得起来，一路追将上去，喊叫：“反了！青天白日，在府城强抢秀才妻子，连王法都没有了！”

巧云被抢在轿中，一路哭哭啼啼，来到鹤阳楼下。听得丈夫在后面追喊上来，寻思无计，便没命的向轿中撞将出来，跌了个金冠倒挂，头上鲜血迸流。众家丁只得把轿子停下，上前去扶他起来。那巧云大喊“救命”，死也不肯起来。恰好方国才追到，见了妻子这般光景，便上前抱住了，痛哭起来。此处乃最热闹的去处，一时间，看的人塞满了街道，弄得花省三搔首挠耳，没个主意。

话说罗季芳、徐鸣皋从鹤阳楼上下来，见这般情景，鸣皋心中早已把无明火提起。他走上前，把众教师分开，道：“且慢动手！你们是那里来的？为着何事，把他这般难为？马忠认得他是个不好惹的，向众人丢个眼色，都放了手。”马忠道：“徐大爷有所不知，只因这方秀才欠了我